

胆·容·孔

郭沫若著

新文艺出版社出版

孔祥熙

郭沫若著



新文艺出版社

• 1951 •

一九四八年二月 李益 第一版 上海印 0001—1000 冊

一九五〇年二月 李益 第三版 上海印 2501—4500 冊

一九五一年八月 新 一 版 上海印 4501—6500 冊

版權所有·不 准 翻 印

新文藝出版社

上海中央路二四號二樓

(13) 全 [乙-2-5] 共 10.600

光藝印刷廠承印

目次

第一幕 通濟橋畔勞軍 三

第二幕 梁王宮之後苑 三

第三幕 段平章之居室 六

第四幕 通濟橋前行刺 一〇四

附錄

孔雀膽的故事 一四

孔雀膽故事補遺 一五

昆明景物·····	一五九
孔雀膽後記·····	一六一
孔雀膽的潤色·····	一七三
孔雀膽歸寧·····	一七八
孔雀膽二三事·····	一八〇
『孔雀膽』資料彙輯(昆明楊亞寧來函四件)·····	一八五

人物表

大理總管段功——年四十歲，後爲雲南行省平章政事。

梁王巴匝拉瓦爾密——年六十歲，雲南行省之首長。

王妃忽的斤——年三十歲，阿蓋之晚母。

王女阿蓋公主——年二十歲，後爲段功之妻。

王子穆哥——年十三歲，忽的斤所生。

參政軍力特穆爾——年三十五歲，後爲雲南行省丞相。

大理員外楊淵海——年五十歲，段功之友，後爲雲南行省參知政事。

侍醫鐵知院和尚——年五十歲。

施宗——年四十以往。

施秀——宗之弟，年近四十。

——弟兄二人爲雲南出身之武將。

建昌阿黎——年二十歲，建昌會長之子，爲段功所寵愛。

羌奴——年十二歲，段功之女。

段寶——年十一歲，段功之子。

均前妻高氏所生。

施繼宗——施宗之女，年十五歲。

阿蓋公主之侍女。

施繼秀——施秀之女，年十三歲。

廷臣觀音保、驢兒達德、矢拉蘇成，年均四十歲上下。

番將衛士宮女各若干人。

嬰兒王子一個，初僅滿月，後已七個月。

第一幕 通濟橋畔勞軍

景：右側現橋頭一座，前手有一碑題「通濟橋」三字。橋下爲盤龍江之支流，岸邊有石欄杆環護，向左繞去，隱沒

於左手一帶黃色圍牆之後。圍牆前手有山門一道，斜向，額題「覺照寺」三字。門前有石階數段，階之左右有石製駱駝臥像各一。正面，門之右側有山神祠一座。左前方有大柏樹一株，有圓形石壇圍護其根。

三月初旬時分，桃李花盛開，牆頭有紅白花枝露出。

幕開，右手遠遠有一陣軍號之聲。阿蓋公主領施繼宗、施繼秀二侍女，興致沖沖地由寺門跑出。阿蓋年二十許，着蒙古少女裝，手中持芍藥花一簇。繼宗、繼秀着漢裝，宗年十五，秀年十三。三人在階上佇立，張望一會。

秀 好一大隊人馬呢！一定是摩訶羅薩段總管到了！

蓋 不會的吧，爸爸都還沒有來啦。

秀 我要到橋那邊去看看，我猜想一定是大總管到了。（忽忙向橋頭跑去，由橋上下場。）

阿蓋下階，繼宗隨之，步至後手（即右側）駱駝石像側。

蓋 我們就在這駱駝背上坐看罷，你坐在那邊。

繼宗扶阿蓋，橫坐駝峯間，退至前手之駱背相向坐。
軍號之聲愈近，繼秀由橋頭跑出。

秀（喘息着）我看得很清楚，一定是段總管回來了。

阿蓋與繼宗自駝背下。

蓋 你怎麼會斷定是他？

秀 我看見一大隊由前方回來的隊伍啦，後面有一員大將騎在一匹高大的白馬上，披着一件白色的披風，就給生在馬背上的一樣，辨不出是人還是馬。而且——

宗 啊，那恐怕真是摩訶羅嗟啦。

秀 後面還有一個人騎在馬上跟着，打着一面白色的大旗，上面繡着紅字——

宗 你看出是『段』字嗎？

秀 在風裏招展着，看不大清楚，看來好像是『段』字。

蓋 那嗎，一定是摩訶羅嗟了。我爸爸到現在都還沒有來，這怎麼好呢？

宗 是的啦，原說是要在這兒迎接段總管的。

秀 不過王妃和公主都在這兒，段總管一定會高興的。我要進裏面去稟報王妃去（急忙跑入寺內。）

蓋 爸爸上了年紀，做事總不夠敏捷。想這一次摩訶羅嗟對於我們梁國，真是重生父母啦。

宗 真的，要是沒有他，我們怕連性命都沒有了。

蓋 可不是嗎？我們不是差不多都跳進滇池裏面去了嗎？你想，那明玉珍的兵，就給潮水一樣湧到了我們雲南來，一直湧到了這兒的金馬山，我們的文武官員盡都逃跑了，假使沒有段總管從大理帶領了他的子弟兵來，我們還能够得救嗎？他一來，便把這股潮水給擋退了，而且他一直追趕前去，聽說追到了七里關的啦。

宗 公主，你看見過段總管沒有？

蓋 好幾年前他來跟爸爸祝壽，我看見過他一次。

宗 他是怎麼樣子的啦？

蓋 我們皇祖成吉思汗的像你是看見過的嗎？

宗 唔，王宮裏不是有？

蓋 是的，我看他就有點像我們皇祖成吉思汗。

宗 他有那麼大的年紀嗎？

蓋 不，他要年青得多啦。

宗 他有多大年紀了？

蓋 算起來，現在怕有四十歲左右了嗎？

宗 聽說他的夫人在兩年前過了世啦。

蓋 （警覺）你聽，媽媽他們好像快要出來了。

王子穆哥 （由寺中唱出。）

好個摩訶羅嵯段總管！

啲噫，啲噫，啲

光輝普照錦浪十八川，

啲噫，啲噫，啲

生擒紅巾明二回雲南，

啲噫，啲噫，啲

南家蠻子不敢再造反，

啲噫，啲噫，啲

穆哥自寺內跑出，着蒙古裝，年十二三歲。在門階上向阿蓋與繼宗，即行發問。

穆 真是段總管回來了嗎？姐姐！

蓋還不知道啦。你聽，那軍號又吹起來了。

軍號之聲復起，其聲甚近，繼之有人馬雜沓聲。

穆哥跑至橋頭瞻望，阿蓋與繼宗亦呈緊張之色。

王妃忽的斤自寺門走出，有二宮女相隨，三人均着蒙古裝。宮女之一懷抱一個滿月的小王子，忽的斤年約三十，其裝特華貴，頭上着一高帽，頗類鑲豆之形，高約尺許，上嵌珠寶，色彩綺麗。（參看元后像冊）繼秀隨其後。

王妃立於門階上，二宮女分侍於門之兩側。

阿蓋與繼宗側身向之，俯首敬禮。

穆（自橋頭張皇跑來）啊，來了，來了。

妃穆哥，是不是摩訶羅嗟啦？你看清楚了。

穆（奔至其母之側）是他，是他，我看一定是他。他穿着一件白色的大披風，頭上打着一個白色的包頭，還有一個英雄結子，完全給保羅那樣。我看見他從一匹白馬上跨下來了，他們向這兒走來了。

妃就只他一個人嗎？

穆有很多的人，都割在路邊上的。前面只有兩個兵引着他來了。

妃（自語地）車力特穆爾是跟段功追去的，怎麼只是段功一個人回來呢？這可奇怪了。你爸爸又還沒
有來，今天對於段功不免是有點冷落了。

穆媽，有你在這兒啦。還有姐姐和我也可以招待他的。

妃好，你們不要說話！你們都好生靜靜地站着，我看見他的衛兵都走上了那邊的橋頭了。（向橋頭走去。）

我要去迎接他，使他感受着我對於他的光寵。（步下門階。）

穆媽，我要跟你去。

妃好的。

二人向橋頭步去，在舞台正中處站立，纔秀輕輕地步至阿蓋身旁。

衛兵二人出現於橋頭，見王妃卽屈左膝敬禮。

衛兵二人 向王妃殿下敬禮！

妃（略略頷之，以手指揮。）你們辛苦了。各自執行你們的職務，不必拘禮。

二人 謝恩。（起立，步下橋頭，侍立於兩側。）

參政軍力特穆爾出現於橋頭，白包頭，白披風，脚着芒鞋。披風下露出戎裝，佩大刀一柄。見王妃卽行禮。

車 車力特穆爾請安！

妃（笑出）啊哈，原來才是你呀。他們都說是段總管啦。

車（一面由橋頭步下）段總管還要後一步，他也很快就要到了。剛才我在路上遇見了國王殿下，他一

直趕上前面歡迎他去了。

妃 難怪得。我們在這兒儘等他，老是不見他來。車力特穆爾，你這一次的功勞可不小啦。聽說你親自把明二都活捉着了。

車 可是這事情還有點麻煩，段功說他不是明二。

妃 不是明二？不是來侵犯我們雲南的那員大將嗎？

車 唉，段總管說他不是。他還說他是建昌的保羅酋長的兒子阿黎咧。

妃 哦，可是國王已經給你們奏上燕京去了。論功行賞，封你爲雲南行中書省的丞相，段功爲平章政事。我倒要向你賀喜啦。

車 多荷國王和王妃的栽培，不過恐怕段功不會心服的。

妃 那也沒有什麼，只要朝廷諭旨下來，任何人都不能夠違抗的。我倒很奇怪，你怎麼打扮成這個樣子？

車 我這是學的段功啦，完全變成保羅了。啊哈哈哈哈哈。不過這樣的裝束，在行軍中倒很方便。（向阿蓋）
啊，阿蓋公主，你抱了那麼一簇鮮花，可是送給我的嗎？

蓋 對不住，我是準備送給那認真把敵人趕走了的人。

車 嚇嚇，你是準備送給段功的啦，是不是也好，我倒不稀罕這些。一晚上就會凋謝了的芍藥花，我倒希望

你這朵起死回生的押不盧花啦。嚇嚇嚇。

蓋 (側目鄙視之)……

妃 (呈慍色)車力特穆爾，你怎的在我面前放肆？

車 嚇嚇，豈敢，豈敢。不過我實在是誠心誠意的想做你的女婿啦。

妃 你少在我面前說這樣的話，不過我看你也怕勞頓了。我們到廟裏去休息休息一下罷。

車 是，遵命。(指宮女手中所抱之小王子)這就是新添的小王子嗎？

宮女 是啦，剛好滿月。

車 讓我抱抱看。(接受王子)呵，可愛得很。(親其兩頰後，復將王子授還。)

妃 你這兩名衛兵可叫他們過橋那邊去等着，這兒用不着他們。

車 是。(命令衛士)你們過橋那邊去。

衛士應命下。

妃 (向其餘的人)阿蓋，你們可以留在這兒，回頭也不必來打招呼，我是自會出來的。

蓋 是。

妃 穆哥，你也留在這兒。

穆 我是要留在這兒的。我還要看段總管咧。

妃 (向宮女二人) 你們兩個陪我進去。

宮女二人 是。

王妃前行，車力特穆爾隨後，在經過阿蓋之前，側首向之作媚態，阿蓋鄙夷之。二人入門後，宮女跟隨入門。餘人初均側身俯首目送，待王妃進門後，穆哥即以兩手食指翻出左右下眼臉，伸舌作怪狀。靜默有間。

穆 (轉過身來) 哼，捉迷藏去嘍。

蓋 (制止之) 阿弟，你不要亂說！

穆 我沒有說什麼啦，我是要你們和我捉迷藏。

蓋 你總是愛玩皮，媽媽曉得了，會要你的命！

穆 不稀罕，不稀罕，她一定要的話，我就送還她。

蓋 (撫慰之) 小弟，你聽姐姐的話，你不要這個樣子，好不？你使我够擔心咧。

穆 好姐姐，我不這樣了。你不要擔心罷，好姐姐，我們來講點別的故事。

蓋 好的，我講給你聽，但你以後千萬不要再說媽媽的壞話，不然我就再不給你講故事了。

穆 我不是說過我不說了嗎？

蓋 你要發誓，我不相信你的話。

穆 好，我就發誓——

蓋 你發誓啦。

穆 我要是再說，我就——被孔雀吃進肚裏去！

蓋 你真是調皮！

穆 好說，姐姐，她老是虐待你啦。而且——

蓋 （急制止之）你還要說？

穆 她還欺負爸爸。我實在氣不過。

穆 你老是說這樣的話好，你說，你說！我不睬你了。（生氣，向橋頭走去。）

穆 （追去，執其姐姐之衣袖）姐姐，我不說了，我不說了，你別要生氣。

蓋 你爲什麼總是不聽我的話呢？

穆 我聽你的話，我聽你的話，我以後要裝一個啞子。（以兩手掩嘴。）還要裝一個瞎子。（以兩手蒙眼。）

還要裝一個聾子。（以兩手蒙耳。）還要裝一個鼻子不通，大腫傷風。（以兩手蒙鼻。）